

田义勇 著

审美体验的重建

——文论体系的观念奠基

真正的奥秘正在界限的有无之间。“青霭入看无”，在虚无缥缈、若有若无之际，这是诗意滋生的所在。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审美体验的重建

——文论体系的概念奠基

田义勇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概念奠基 / 田义勇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309-06808-5

I. 审… II. 田… III. 文学评论-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8205 号

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的概念奠基

田义勇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晶 盛亮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86 千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6808-5 / I · 511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汪涌豪

本书是田义勇博士的学位论文。

全书贯穿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旨趣是，中国文论欲创新一条现代转换的路子，必先从学人的观念奠基始。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曾引发很多争论。义勇意识到，这些争论大都导源于学者不同的意识与观念，其背后与底里，其实都与研究主体所持有的价值立场的冲突有关。因此，所谓现代转换，既可理解为学术范式的更替，更可见思维方式的对立。其情形一如古代有汉学宋学之争，古人有务沉潜和尚高明的分野。正是这种不同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对话乃至紧张，造成了学术本身的丰富与发展。

由此，尽管本书所依循的“世界”—“人”—“文学”的基本架构，实际仍是以天人关系审视文学这一传统方法的现代翻版，但从主体的认知范式切入，作者对诸如世界本体、人生体验和文学观念等诸多问题，都作了自己的判断，有的判断很有新意。譬如世界本体问题，在古代属天人之学中“天”这一面。本着“求通”的主旨，作者对这一面相的讨论，能合理汲取当代哲学反对现成论、主张生存论的最新成果，既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观点作了切中要害的评鹭，又常常信手拈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人的新说作具体恰好的比勘。而为了避免仅从西方视野看问题的片面与狭隘，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又很注意会通中西，不但对《周易》及儒释道思想用力甚勤，于熊十力、牟宗三等当代新儒家的观点亦多有采录，由此不取抽象的逻辑论证，而独重感性的生命践履，所提出的世界本体即“生生不息的否定力”的判断，可谓建基于中国思想的独到的发明。

人生体验问题,侧重于天人学中的“人”这一面。本书从关系入手,分别探讨了人生三大问题的解决、体验与构成,原体验与再体验的关联,体验场与主体间的沟通等主题,不惟取义深致,思想尤其密匝,诸多环节的设置与展开,正可见出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中尚少运用的体验论色彩和主体间性的深湛思旨。应该说,对比今人的有些论述,这种以“总体与验知”为枢纽,突出“体”与“验”之间的生成性和互通性的思路,显然更见新意。乍看之下,或以为具体的展开稍显繁缛了,但澜翻透迤与层层排拍,皆为后文而来,故读后不仅不觉辞费,正有非如此不足以显见理论奠基之厚重的感觉。这样才有底下对文学审美问题的讨论,这部分可看作是上述天人学的具体落实,而作者的全副心思至此也得以和盘托出。其中对“不”的论述既汲取了传统的“道”论,又能有新的衍展,对“穷”的论述不拘泥于“穷而后工”的文论意义,而能以人的生存境遇为基础,逼迫出人的“有穷性”,并认定此“有穷性”即人生命的有限性;至对“达”的论述更突破了“辞达说”的语辞层面,隐然与前及世界本体论的“求通”说遥相呼应。

接着依次展开的对审美酝酿论、状态论、过程论和要素论的逐一论述,都是以上述本原论性质的阐述作基础的。审美酝酿论讨论的是文学活动的起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举出“躁”这一通常不被人重视的范畴,大胆斥破传统文论“褒静贬躁”的惯常论说,提出“文心孕于躁”,然后由古代的“主静说”转化为当代的“主动论”这一崭新命题,论析之犀利中肯,在在可见思理之深刻和拓创的魄力。我在解读这个范畴时曾受到启发,所以与他有过很好的合作。此后各部分,或标举“兴”而能浚发其真义,批斥崇“虚”避“实”的认识误区而能重估其价值,或主张“原体验”与“再体验”之间应双向融通,不能偏执其一而有失圆该,都能慧眼独照,迭出新意。至论述审美要素,在传统意象论基础上,提出“事象”以为“意象”的根基,又将后者具体化为“物象”、“心象”和“语象”,而审美感兴之极致,则为“兴象”。这些都可是既立足原典,又运以锐思,带着鲜明理论个性作出的精彩的论断。

对于义勇,我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欣赏。记得2005年初,他寄来论文与诗,请从我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博士。由其诗文,知其天性中有一段浓酽不可化解的情致,而又酷嗜哲学与抽象思辨,常读黑格

尔至于累日不倦。要说天资颖悟，时下当得此二字者如过江之鲫，难得他既浸淫西方理论，又出入中国古典，知识构成合理全面，且一意向学，切己用功，心诚志笃如此，令其时已渐显疲态的我不由得心生愧畏。三年下来，虽不敢夸扬乐得英才而教之的欣喜，但师生相与，学问相砥，所得到的那份快慰，确乎常在望外。

尤可一说，他人如其名，为学亦义且勇，既善思无疆，复善辩无畏。通常，博士论文选题切口宜小，程功宜适当，如此方便于深入而不致空泛。义勇不屑于此，发愿立意要做一自成体系的大题目，以远绍古人究天人、原大道的传统，别采一种崭新的学术范式，以弱化文论研究“史”的拘限，而伸展其“论”的自在。由此大处雄辩滔滔，卓犖不受拘笼，小处精审细当，欲芥子无所遗失。以个人浅薄的闻知与阅识，教书育人，我虽不免时常提醒他为学一如为人，宜纾徐有节，按辔缓行，但私心喜其锐意向学，勇猛精进。不说在这物欲横流滔滔逐臭的时代，好读书、善思考者日少，即就学界现状而言，许多人所缺的，亦正是这种理论质素与学术魄力。

义勇深感有些观念，在其他领域已成常识，在本学科却仍被目为妄论；而其人所谓的学术正宗，又悉归实证而了无思辨之胜，每言及此，意气难平。对照坊间多材料堆垛的平庸之作，望之俨然，实乏精思。我只能告以大行必受大难，但求诸己，就可心安。可私心又别有一重感慨，对其抗行不顾的执著及清理旧观念、彰显新思路的追求，因此不能不给予特别的表彰。或许不知者笑其戆直，然知之者必贵其执著。因为，他们会想，当此批评史研究迟滞难进之际（之时），一个学人难道不应该提振一种英锐之气而始能醒世独立！不然，岂不是无以扫除暮钝之气的侵蚀与消磨了吗！所幸的是，复旦素有包容多元、鼓励创新的传统，义勇的论文终得一路过关，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

今喜其博览群籍，兼以捷才，为文常挥笔而就，令人惊其速而叹其丰赡，读之有一股郁勃英气盈溢而至。所谓诗情与哲思两歧而得兼，有学生如此，真可慰枯怀也。又，义勇曾随我参加朱立元先生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朱先生对其中一部赞赏有加，竟不知乃义勇手笔。其识见与文字老到有如此者。

当然，由于论题宏大，书中一些地方展开不够充分；理说得深透，

晓鬯与周延仍有所未逮。但我想,这种疏阔不周处,或正是其日后思理转精之机也未可知。而若由本书引出争论愈多,必愈能激发其深入思考,亦完全可以预期。在他踏上从教的岗位,开始新的人生之际,我衷心祝愿他能保持勤学善思的势头。假以时日,则学问愈出愈精,自当如剖老竹,数节以后,迎刃而解矣。

我于义勇,有厚望焉。

2009年10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汪涌豪	1
导言 观念奠基的先行思考		1
第一章 理论体系自身的观念奠基		12
第一节 中西理论体系观念的回顾		12
一、理论体系观念审视之必要		12
二、西方的理论体系观		16
三、中国古代的理论体系资源		19
第二节 理论体系观念的再确立		23
一、盲目跟风的反理论反体系		24
二、宽容适度的理论体系观		28
三、文论体系建构的设想		32
四、范式更新与学风转移		36
第二章 世界本体的观念奠基		41
第一节 理解世界的各种尝试		42
一、通常所谓的世界		43
二、关于世界的几种说法		45
三、让意识流动的思路		48
第二节 世界观念的新理解		50
一、“不”：生生不息的否定力		51
二、“是”：“暂时性”的“现存”		57
三、生与成：一体两面的交互		59

第三节	世界与人关系的再思考	63
一、	秉承于“不”的实践	63
二、	天命之“畏”与“知”	65
三、	守位与求通	67
四、	大成若缺	70
五、	外：极限的突破	73
第三章	人生体验的观念奠基	76
第一节	从世界的角度思考人	77
一、	从关系入手理解人	77
二、	人生三大问题之解决	80
第二节	体验及其构成	88
一、	体验：合内外之道	88
二、	重心轻身问题	92
三、	体与验之构成	96
第三节	体验的过程	100
一、	原体验与再体验	101
二、	自我同一性问题	103
三、	还原与再造	107
第四节	体与验交渗的场域	110
一、	聚焦区与边缘域	110
二、	体验场：恍惚幽明之境	112
三、	主体间的沟通	115
第四章	文学审美的观念奠基	118
第一节	文学观念的反思与确立	119
一、	直面文学行为本身	121
二、	文学是鲜活的审美体验	123
三、	激活审美感觉之必要	127
第二节	文学行为发生的本原	129
一、	“不”：贯通终始之道	130

二、“穷”：文学的根源	132
三、“达”：文学的宗旨	139
第三节 文学审美体验的酝酿	142
一、总受贬抑之“躁”	143
二、“躁”与“静”之重估	146
三、“躁”而“感”	149
四、文心孕于“躁”	151
第四节 文学审美体验的状态	154
一、兴：审美之发端	154
二、脱庸常而超越	157
三、历超越而沉潜	160
四、崇虚避实的误区	163
第五节 文学审美体验的过程	165
一、偏重原体验的“即目成吟”说	166
二、偏重再体验的反思回忆说	168
三、单向独断的原体验与再体验	170
四、专制时代创作与阅读之背反	172
第六节 文学审美体验的要素	175
一、事象：从物到象的质变	176
二、意象：物象、心象、语象	180
结语	187
参考文献	190
后记	201

观念奠基的先行思考

一切质疑与诘难首当从自我做起。朱熹说“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①本书名为《审美体验的重建——文论体系观念的奠基》，故当自我质疑曰：所谓“奠基”是否僭妄？区区隅见，何以独窥衢路？假如不就“奠基”本身先行思考一番岂不貽笑大方？那么何谓奠基？奠基的特点是什么？

“奠基”作为语词，通常是指一种具体的建筑实践活动，即为建筑物夯实地基。这种具体的奠基工作对于整个建筑而言当然是首要的。但细究而言，这种奠基之于整个工程，从时间上说看似第一步，实则是大大滞后了的。也就是说，就具体的建造进度而言，奠基确实是第一步；但是就整个工程而言，却远非第一步。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工程，首要的是规划筹备，其次是图纸设计与材料预备。真正的建筑，反倒是先行在设计师、工程师的头脑里观念地建成的。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②人类劳动之区别于动物，即在于这个先行发生的“观念地存在”。越是现代意义的建筑工程，越是强调实质建筑活动之前的观念运筹。这种预先筹划引导的工作，才是时间上的第一步，也是意义上的最重要的一步。实际的奠基工程正是以此观念筹划为基础。相较于具体的开工奠基，观念性的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岳麓书社，1997年，第16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筹划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性。对于还没有事先筹划就鲁莽行事的人,先哲早就质疑“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①由此可知:观念性的奠基区别于具体的工程奠基,观念性的奠基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本书所言的奠基主要指理论性的观念奠基。这种奠基大致类似于上述建筑工程的先行筹划,也就是说,类似于建筑工程前期的可行论证、规划设计之类^②。但理论构建研究,相比于这种具体的建筑实践活动,应该更自觉、主动、严谨。因此,也就更需要类似于这种前期的可行论证与设计规划的工作;否则,理论工作就陷于盲目、鲁莽、草率。

就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言,首要的就是这种理论性的观念奠基工作,就是要在从事理论体系的建构之前对于该活动的具体可行性、运作方案等问题来一番观念审视与筹划。奠基工作相比于具体的建构工作具有更鲜明的理论先行性与强烈的观念批判性。奠基必须以先行清理地基为前提,必须彻底扫除遗留问题。只有告别过去,才能奠基未来,这就必须先行批判既有的研究,尤其是研究主体的现有知识背景。比如奠基工作强调,在建构与批判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之前,先要就理论体系本身来一番自我审查。研究主体事先具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观念,决定了其后继研究的性质、意义与成败。所以,奠基工作必须强调研究者的认知图式的先行批判,也就是要对于研究主体的前见、偏见、成见来一番事先的清理、引导、更新。这还要涉及研究范式的认识问题。正如库恩所说“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③

① 《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见中文圣经启导本,香港海天书楼,1997年,第1460页。

② 海德格尔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亦指出“奠基是对建筑计划本身的筹划,要使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提供出指示,指明这个大厦要建立在什么之上以及如何建立。”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册),三联书店,1996年,第82页。

③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奠基工作相比于具体的建构工作还具有突出的理论基础性 with 执著的观念彻底性。奠基,就是要寻求一种理论的根基,并奠定这种理论的根基。奠基工作就是寻根究底的工作。胡塞尔说“如果一个 α 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 μ 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 α 本身需要由一个 μ 来奠基’,或者也可以说,‘一个 α 本身需要由一个 μ 来补充’。”^①也就是说,为了研究 α 本身,必须追究作为其奠基依据的 μ ,以 μ 来作为 α 的理论根基;否则, α 本身就缺乏了立足点,成了无根之浮游物。

比如我国传统文学讲情景交融,那么情景交融的背后是什么根底在支撑“情”,总是被理解为主观情思;“景”,总是被理解为客观外物。难道就到此为止吗?是谁的意识支配着主观情思?是谁感受着客观外物?这前后两个“谁”,是同一个“谁”吗?统一合成了前后两个“谁”的又是“谁”?这前后几个“谁”背后是否还有更根本的“谁”等等。遗憾的是,在许多著作里并没有如此深入追问过,于是情景交融论就只是停留于表层,实际上带有主客二元论的色彩,缺乏根本的理论奠基。同样,讨论意象问题也是泛泛之论。讨论意象,最起码应该追问意象的主体支配者是什么。如果意象是一些人理解的所谓“意”与“象”两者交融。那么这就与情景交融问题一样,必须追问到底,是“谁”在交融两者。“象”与上文的“景”一样,常常被理解为客观外物。那么就要问,这个客观外物如何进入作者视界的?绝对的客观外物存在吗?诗人第一眼看到外物前,外物是否是完全客观的?是否是绝缘于诗人的主观的?诗人第一眼看外物,外物进入眼睛,还是客观外物吗?诗人回想着以前看到的外物,作为心中回想着的东西还是外物吗?“外物”这个词究竟如何理解?外物,真的是主观之外的存在吗?如果是,那么它如何被内化的?被内化的外物又是什么?比如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是同一种竹子吗?眼看竹子的人,与胸藏竹子的人,以及手画竹子的人,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人吗?粗略而言,当然是同一个人。但是考较一番会发现,三种动作状态下的主体显然不同;换言之,出现了三个不同状态的主体;那么,哪个是根本性的主体?

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1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统一三个不同主体的主体,又当如何等等。长期以来,学界缺乏的正是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可归结为创作主体的自我统一性问题。**追根到底的话,就涉及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涉及对世界的理解、人的理解、文学的理解等基本问题。**

可见,奠基工作就是一种寻求理论的根本依据的工作。理论要想征服人,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不能仅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而应深挖理论的根基,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这就要求研究者自己在观念上要有这种彻底性的追求意识。学术上的游谈无根,就文论研究而言,首先当指理论缺乏根基,表现出理论上的肤浅与不彻底性^①。问题在于:这种肤浅与缺乏彻底性的研究却往往故作专业化,一副正经学术的面孔,动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然而掩卷细思,就会发现这些著述并没有解决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关于文学的大量著述往往导致了对于常识性东西的忽视,对于最基本、最显见的道理漠不关心。比如人们常说“人生在世”,“在世”不就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常识吗?连这个最基层的问题都没有专门性地去深入解决,不是游谈无根是什么?

真正的“有根”,并不是故作高深;而恰恰是弄清最简单、最明了之事实。马克思的学说能够征服人、具有彻底性,只不过是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首先要吃、穿、住、用。这里将要进行的奠基研究,也无非是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文学是人创造的,人是生存在世界上的。不从世界入手,不把世界本体搞清楚,则任何理论都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稽之谈。奠基研究说到底,不过是把久已遮蔽的常识性的东西重新映入人们的眼帘。

所以,所谓奠基研究就是立足于理论基础的研究,寻求理论的根本依据的研究,是期望获得理论奠基的研究。

就理论层次而言,奠基研究与本体论研究最切近,但又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本体论研究主要是西方哲学的产物,本体论即 ontology,是

^① 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也是目前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王元骧就说“从文艺理论自身来看,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少有建树,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忽视了基础的研究,特别是对像文学观念等根本性的问题的探讨。”见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关于“是”这一核心范畴的研究^①。这种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 logos 的烙印。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种寻根究底追求，两者的区别在于基础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强调的是生存境遇的**体验亲证**而不是 log_{os} 的**理性确证**。尽管也会借鉴西方本体论，但基础研究不满足于此，而是力图获得针对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确立。这种基础性确立的品格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是面向中国文学体验境遇的，是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重生命体验、重主体践履的印记的。

从《淮南子》的《原道训》到韩愈的《原道》，再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乃至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原道》，一脉相承着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的寻根究底的探索精神。所谓“原”，是动词义，即探究事物的“本原”。这个“本原”研究不同于西方的 ontology，而是以天人合一为根基，强调世界与人的合一性；这种天人合一观念不是 log_{os} 的理论推导，不是纯客观的理性思辨，而是身心合一的处境体验^②。这靠的就不是单纯的思智之论证，而更多的是身心合一的亲证，“所昭显者皆是实事实理，坦然明白，只须吾人以真生命顶上去，不落于虚见虚说，不落于文字纠缠粘牙嚼舌之闲议论，便自然能洞悟到那坦然明白之实事实理而内外洞朗，进而更能真切相应地呈现之而挺立吾人之人品。此则于践履上更为直截，更为朴实，更为有力而相应。”^③

《文心雕龙》一向被国人奉为体大思精之著述，但真正继承发扬其《原道》、《征圣》、《宗经》等“文之枢纽”的营构精神者有几？什么是“文之枢纽”？就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奠基。刘勰精心布局的第一部分就是解决理论奠基问题，否则就是忽略本根，就是不够彻底，就是立足不牢。纵览历代文论以迄今日，有多少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

①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34页。

② 熊十力说“西洋谈本体者，大抵本其向外求理之心习，直以本体为客观独存的事物而推求之。其实，宇宙人生非可剖析。云何可于吾性命外别寻本体。”“西哲谈本体，大抵视为离自心而外在之境，不知吾人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元是浑一不可分。”“哲学不仅是理智与思辨的学问，尤在修养纯笃，以超越理智而归乎证量。”见熊十力《十力语要》（第2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0、313页。

③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

“溯源”而不沦为“浅而寡要”、“泛议文意”之俗流^①？何为“寻根”，何为“溯源”？不是追求理论奠基又是什么？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奠基研究是要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准备，先行打下一个基础。奠基研究更关心本门学科的奠基性，关心本门学科的开掘方向，特别是关心本门学科怎么样才能与现当代乃至与西方学界进行对等有效的对话与交流。奠基研究不仅要夯实本学科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本学科的学术地位打下一个较理想的理论平台。夯实理论基础，是对本学科自身；搭建理论平台，则是瞄向学科外部。这是内外双向性的理论关注。奠基研究，就研究特点而言，一是极强的理论基础性，二是极强的学科交叉性。奠基研究必然涉及文史哲多种学科，这就决定了学科交叉性的特点。

再具体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专业而言，整个 20 世纪学界的主流是“史”的研究较强，“论”的研究较弱。比如前辈学人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人的著述都是以“史”为题目的，而较晚的学人如罗宗强、张少康等人也是如此。又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前后几代学人次第编写了几套《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三卷本到煌煌巨册七卷本等等。但是这些撰著实际以清点、整理、解释为主，基本上是“述而不作”。学界的纯理论研究相对而言显得较为缺乏而且单一，主要集中于“情景交融”、“意象”、“意境”、“境界”等专题或范畴的资料搜集、知识梳理与概念解释上。要到 90 年代，文论界内部才开始进行具有学术自觉意识与理论建构性质的范畴研究，进而提出体系建构的任务。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推出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从学术范式上讲，是从实证研究开始过渡向理论研究；从学科发展上讲，既是对前辈学人成果的承继，又是对后辈学人新路的开辟。也就是说，它提示了理论研究是一条可行取径，今后的文论研究应当转入理论研究。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少圈内学人的共识，比如陈伯海说“就古文论学科建设而言，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有可能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

^①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5页。

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曹旭说“我觉得，下世纪的研究应该转向，不再把重点放在‘史’的研究上，而应该深入到古代文论的内部，从纵向的研究转向横向的研究。”^①在继续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进行必要的理论建构，正成为一个值得期待的学术发展空间。

但是怎样实现这一转向？怎样进行理论建构？首要的工作就是奠基研究，以便为理论体系的构建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范畴研究是理论体系的前期准备，从这个角度讲也属于奠基研究；但是，奠基研究更突出的是理论的纯粹性与必要的思辨性，就是要力图摆脱“史”的拖泥带水，以较纯净的逻辑形式来进行理论准备工作^②。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从事任何文学研究活动之前，要先清理知识结构 with 认知图式，也就是说，必须事先整理厘定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储备，必须事先奠基一个较好的主体视阈。海德格尔说“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其意义是：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存在畿域，率先展开这一畿域的存在建构，把赢获的结构交给诸门实证科学，使实证科学能够把这些结构作为透彻明晰的对发问的提示加以利用。”^③可见，奠基研究的根本意义是先行对于研究主体自身的认知结构来一番建构。这一奠基好比在观察事物之前先擦亮观察者自己的眼睛，是为了事先获取一个明澈的认知视野；又好比是在生育之前先行审核生育证一样，奠基研究是要在文学理论的知识性生产之前先行厘定学术

① 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见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7、300页。

② 甚至说，还要摆脱“中国文论”的这一国别限制。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把中国文学问题比作有待诊治之对象，传统文论就好比是中医理论，那么能否运用一下西医理论呢？不管是哪种理论，都要以能够切实可靠地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为旨归；只要是能够恰当地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理论，都不妨拿来运用；否则，即便是最正宗的传统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文学问题，也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国文论”。所以，必须把能够解释中国文学的文学理论与产自中国的文学理论区别开来。笔者以为，只有能够解释中国文学的文学理论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文学理论”。而学界往往一律把产自中国的文学理论统统当作“中国文学理论”，于是传统文论的研究对象就未免显得鱼龙混杂，未能把国产的冒牌货清理出去，而同时排斥掉了国外的理论进入古代文论的专业领域的机会。我总以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应当是主要致力于能够解释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而不是笼统的产自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只要能够解释古代文学，不管中西古今的理论，都应当视作合格的理论。基于此，本奠基研究完全不受中西古今之时空拘束，即使采用的不是国产理论，不是古代的理论，只要具有解释的有效性，一律名之为“中国文学理论”。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6年，第12—13页。